

◎人生絮语——

立冬

窗外天光黯淡，细细密密的飞雪纷纷扰扰随风飘散。夜雪初积，放眼望去是接天连壤的白。雪微融，如霜，点覆在院内小区各类乔木的枝丫上，给青黄的秋叶镀上了一层薄亮。今年的第一场雪，下得应时。恰好落在秋季的最后一天，如一道帘，间隔出秋与冬的分界。

“冬者，终也，万物皆收藏也”。立冬前的日子，父亲早早把养护的盆栽，从小院一一挪回了室内；妻也订做了一床崭新的厚被；我买了成盒的牛羊肉片放满冰柜，只待天寒地坼时，就可以乐此不疲的居家吃火锅。

成书与南宋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立冬前五日，西御园进冬菜。京师地寒，冬月无蔬菜。上至官禁，下及民间，一时收藏，以充一冬之用。于是车载马驮，充塞道路。”放到早些年，北方也有冬储菜的习惯，不过现在已无必要。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习俗渐渐发生了改变。可不变的是大家都在围绕降温做着准备。在日常的琐碎忙碌中，感受到时令的转换。

下雪天，最闲不住的该是孩子。早些天，提及即将到来的冬季，就心念着下雪的日子。今天一大早，便兴奋地在小区恣意撒花。拿着小铲子，在尚未清理的空地上铲出一道道的雪痕，拉着爷爷奶奶用积雪堆雪人。终是小孩性子，不一会儿，又和其他孩子嬉闹扬雪，手脸冻得通红也全然不知。回到家才想起来，雪人还缺个胡萝卜的鼻子。孩子的快乐，总是这般单纯、透明、不掺杂质。

雪后的城市是静谧轻盈的，街上人车皆稀。望着满眼的素白雪景，心情也无端空旷疏朗了起来。点一炉尘封许久的盘香，任缥缈的味道在屋内盘旋缭绕。下雪的日子里，躲在暖如夏意的室内翻着趁着活动购买的打折新书最是舒服。

手头有本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编录的诗词选，且从冬季篇章读起来。翻一页是刘长卿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再一页是白居易的“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又一页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古人写冬雪的诗句众多，不胜枚举。不过今天当推李白的《立冬》“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

最近几年，对于诗词愈发感兴趣起来，诗选、诗词鉴赏、诗人传记的书买了不少，可惜每日忙于案牍，书大多搁置落灰，可看到满满的书橱，内心是踏实的。

冬日里，不妨拥诗意图风寒。这些穿越时空的诗句，伴随着

窗外的雪景，依然历久弥新。古人以字句为经纬，织就的绮丽诗篇，经过岁月的侵蚀，仍不断流传，想来这便是文化的传承吧。

奔四的岁数里，除了父母、家人，还有三五好友记着自己的生日，送来如期而至的祝福。同学群里也放出十几年前刚毕业时的合影。唏嘘之余，不忍感叹岁月流逝的飞逝，如今两鬓渐斑、为人父母，回首旧日时光，仿佛就在昨天。

随着岁数渐增，心态逐渐产生微妙的变化。对于时间的流逝格外敏感起来。遇到一些时间节点，或者特定的日子，需要通过仪式感的方式，给倏忽而过的时光做个标记，让时间在自己的眼前具象起来，以便于给未来留下可以回溯过往的锚点。就比如采买新的台历、新的手账。替换掉旧物的位置，只待来年。

时间不禁细数，往事不及细看。随着朔风骤起，寒气叩窗。立冬的到来，又将拉开了一个漫长季节的开篇。 文/张超

◎寻味日志——

立冬炖羊肉

立冬那日一大早，徐哥就给我打来电话，快来啊，来山里我给你炖羊肉吃了。

我赶紧去看徐哥的微信圈，见他发了几张图片，是灰白云朵盘旋下的远山顶上，一层朦胧霜意若隐若现，柴火灶里的老树疙瘩燃烧时发出的白炽光焰“呼呼呼”舔着鼎罐，一口大铁锅里正炖着山里的土羊肉。肉香漫漫，一座山在这初冬天气里更显温润可亲。

徐哥住在离城80多公里外的大山怀抱中，山幽天蓝，林木苍苍，我每次去那里，就要在满山松涛声中长久地发呆，有时望天，有羽化之感。

7年前，徐哥从生意场上抽刀断水，他去山中安了一个家。徐哥的房子，是用老乡家拆去老房的旧砖建造成的，旧砖上布满了苔藓绿痕，徐哥在房前用竹木搭起架子，牵起的藤蔓蔓里，四季挂满了丝瓜、菜瓜、茄子、西红柿，一派葱茏浸染。

徐哥在山里养了羊，还有几十只鸡。纯白的羊在山上游动，看花了眼，以为是天上云朵落了地，晴空中铺开的白云，一眼望去，又如晾晒在阳光中的棉花被。

在冬天，徐哥就要在山里宰羊，把羊肉放在一个大黑鼎罐里炖上，整个屋子里肉香弥漫，连墙壁缝里也是肉味儿在窜动。凛冽冬日，在徐哥家的小屋子里享受一顿鼎罐炖羊肉，感觉人生的意义又要翻番了。

去年冬日，漫天大雪飘落，我和友人驱车行进在通往徐哥家的深山中。结绳记事般盘旋缠绕的山路上结了薄冰，小车系上了防滑链，一路上溜溜滑滑前行，

如老坦克一样笨拙地上了山。想起一部二战时的老电影，一个前苏联士兵驾驶坦克行进在茫茫雪地上，他在一棵树前停了下来，用舌头去舔树枝上的雪，那个士兵睫毛很长，眨闪着一双黑葡萄一样的眼睛，后来，那士兵牺牲在了战场雪地上。浮想起这个年轻士兵的模样，我的心顿时有点小伤感起来，在这样大雪漫漫的冬日，我是赶往徐哥家吃羊肉，而长眠的那个士兵，他的老灵魂又飘荡在哪一片浩森时空。

到了徐哥家，徐哥拉开木栅栏，一只披着雪花的黑狗朝我们吠了几声，徐哥轻柔地拍打着它说，不认识了啊，都是我的人，黑狗又摇着尾巴蹿上来同我们表示友好了。

柴火旺旺的小屋里，欢快窜动的火苗正舔着大黑鼎罐，鼎罐里炖着我在梦中磨牙的羊肉。我们在鼎罐前坐下来，燃烧火苗突然发出“轰”地一声响，徐哥说，这是迎客的笑声呐。徐哥往炉子里添加松木柴块，那泛着花纹的柴块幽幽散发出老木沉香。

徐哥说，这几日他正在山里看《本草纲目》，准备雪化以后上山采几种草药送给城里一个患胃溃疡的朋友服用慢慢调养。

鼎罐里漫溢出的肉香，早已经撩拨得我们食欲蓬勃。

体态颤颤系着碎花围腰的徐嫂子，笑意盈盈地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她正在另外一个柴火灶里清蒸腊肉。徐嫂子俯身，慢慢揭开鼎罐盖子，一股浓浓肉香在气浪中扑来，听得见几个人的喉咙里，咕噜噜咽下唾液的声音。

羊肉汤端上桌，盘子里是金黄透亮的腊肉，还有清炒莴笋、蚕豆、藕片几样山里的新鲜蔬菜。徐哥给我们的碗里倒满了用大枣枸杞泡的高粱酒，这是他用自家高粱去一个酒坊酿的酒。3年前，徐哥在山后坡地种满了高粱，一到秋天，沉甸甸红彤彤的高粱熟了，风徐徐吹过，坡上顿时如红云涌动。

吃着喷香的羊肉，我们问徐哥，这羊肉怎么比城里吃着香啊。徐嫂子说，他们养的羊，都是本地土山羊，满山满坡的草是羊们的食料，其实羊肉就用橘皮、姜蒜泥、花椒合在一起，加了料酒食盐炒后，用山泉水慢炖。徐哥说，我们要吃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食物的原味。想起徐哥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一旦食物加了味精、香油这些调料，就好比人的甜言蜜语，很容易迷惑人的心，烹制食物，有时和做人是差不多的道理，最好吃的食品，都是静下心来烹调出的，它无声沸腾着大地的元气，也静静飘散着人世的味道。

晚上，我和友人入睡徐哥铺的稻草床上，这是还在种稻子的山民一捆一捆抱来送他的，山民们呵呵呵地笑，他们就不明白，都这么好的年代了，还用稻草铺床这是为啥呢。

半夜我醒来，从木窗望出去，

天上有一颗孤星闪烁，我感觉，那颗星星就是为我闪烁的，星星懂我心，徐哥也懂我心。昨晚入睡前，徐哥跟我轻声说，兄弟啊，这些年来你一直不停地写些小文章，我觉得就跟这些还在山里坚持种地种粮的农民一样。我点头称是。

徐哥，在冬天，我还想坐到那山梁上，望一眼你家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它是那个老村子镇定之中的呼吸。 文/李晓

◎城市笔记——

为一碗面去温州

或许，是我们习惯了简朴，习惯了简朴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简朴或许与清贫有关，我们不能忘掉清贫，是清贫中埋有我们人生的转折，简朴的诗意让我们一次次回到过去，回到自己。

某种程度上，生活是一个不断更新与丢失的过程。我们感受新生事物围拢的时候，不经意间，也会重温旧风物的种种细节。记忆总是朝着引领我们的方向，亲切而温暖。清贫不含有任何思想的压力，单纯又平和，但有深度。

当清贫是一种思想和规范时，生活是唯一的，别无选择，无法更换。现实和历史总有松动和转机，当我们可以选择周围的事物时，一个新的时代已悄然来临。

就在这个时候，温州面恰如其分地来了，这是一个时代和一群人的伟大邂逅。

我们可以是我们一个人了，我们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时光消逝，记忆却留了下来。我们在不同的事物中，寻找相同的自己，甚至别人。相对于千千万万个事物，温州面回到了我的记忆中。或许，这还是一种集体记忆的个人呈现，三两句话，就让我回到了那个时代，连我自己也禁不住。

2011年，为一碗面去了一次温州，却没有找到舌苔下的“温州面”。夕阳下的温州城，没有云，也没有风，只有辽远的蓝天和夕光里透彻的宁静。或许，这只我的心境，身边是匆匆忙忙的人流和汗浸的脸庞，面貌不同，神情却又仿佛。我找了很多家面馆，最终没有吃，这些面，都不是我记忆中的“温州面”，我记忆中的温州面，不在温州，只在东胜。在艺丰园和新华书店旁边的两间小店中。

温州面，或许还是引发一个地区涅槃的发酵剂。东胜的温州面，或许还藏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密码。“温州面”，鄂尔多斯人一个时代的眼神，亲和而婉约，与我们霍然相遇，对视一笑，彼此都被改变。

一碗温州面，沉淀着一个地区时代变迁的心路历程，不必可惜，消失的就让它消失。时代有时代的选择与扬弃，就让它留在记忆中吧。 文/王建中

◎清浅时光——

今冬第一场雪

清晨7时，走出办公楼门口，一股冷风迎面而来，夹杂着颗粒状的雪，冬天来了！

嗬，今冬的第一场雪，如期而至，在立冬的前一天，仔细看了看，由于风太大，温度骤降，雪都凝结成颗粒状随风肆虐，并没有轻轻柔柔地飘，也没有纷纷扬扬地洒，它是横冲直撞来的。在目之所及的范围没有太美的静景，既然这第一场雪如此调皮，那就来一个动态视频，拍了一个十秒钟的小视频，发个现代人的朋友圈，配一句感慨“是雪感受到了冬的气息，还是冬触碰到了雪的心意！”往后的两个小时，北方的朋友们陆续发了各种雪景，配了各种高兴、激动、文艺的词汇，南方的朋友流露出羡慕的眼神，我猜屏幕那头肯定是羡慕的眼神，只能看看朋友圈的雪，然后开始一波点赞讨论。

将近中午，交班回家，像往常一样，小南风载我回家，一路上，初冬第一场雪已经偷偷在马路上将自己的形态转化固定成冰，我们叫底冰，由于柏油马路的映衬显得黑黢黢的，再加上车胎来往的亲吻，就成了随时想跟过往车辆和行人开玩笑的“黑底冰”，这名完全是形象而来。

一路上，碰到好几起小事，尽管大家小心翼翼，开得很慢，还是有不少车辆被“黑底冰”开了玩笑，由于路面太滑，车玻璃没吹干，小南风绕了一截路。对了，小南风是我唯一的徒弟，也是我的搭档。因为单位和我俩各自家的方位的坐落，小南风十有八九都载我回家，其实，送我回家还是要绕路的，我嘴上没说过，但是心里很感激，大概就像他觉得我对他有时很严厉，也知道是为了他好吧。

到家，豆豆和豆妈不在家。开冰箱，拿东北大板，开啃，雪天必须配雪糕才最有滋味，若能另一只手再拿一串老北京糖葫芦，那简直就是在享受人生，别有一番滋味。然后放空自己闲了一会儿，煮饺子，作为一名出入家门不分昼夜没有时间的我，冰箱里有家人随时给包好备的饺子，或者煮面用的酱料，幸福就这么简单。拉开冰箱的另一侧，意外发现还有鸡肉、香肠、豆腐皮、玉米、哈哈，今儿这午餐必须得超量了，慢慢地吃细细地品轻轻地感受。

吃太饱了，本就缺觉，困意袭来，迷迷糊糊就开心了，今冬这第一场雪来得一点也不意外，也没有太惊喜。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抵御过秋的凉薄，渐入冬的寒苦，可只要真心去对待，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温暖一直都在围绕。 文/刘金龙